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35～62
本文 2003.5.13 收稿，2003.6.13 通過刊登

曲亭馬琴之讀本與《易經》《春秋》

黃智暉*

摘　要

本文嘗試歸納出江戶時代後期之小說家曲亭馬琴的讀本中，受到《易經》及《春秋》所影響之部分，並就兩者之關聯加以探討。馬琴具備相當程度的中國文、史、哲學造詣，其中源自《春秋》的勸善懲惡思想爲其寫作之主要方針，而易學式思維亦同時反映於創作以及現實生活上。馬琴畢生致力於撰寫歷史小說，在標榜《春秋》而對亂臣賊子施以筆誅之餘，並倣中國古代之史書以易卦或五行生剋之原理來詮釋書中人物的命運。此一傾向無疑顯示出作者對「述史」一事的堅持與自負。

關鍵詞：馬琴、讀本、易經、春秋、陰陽五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日本語日本文學專門分野博士班學生

Bakin's Novels and *I-Ching*, *Chun-Chiu*

Huang, Chih-huei*

Abstrac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passages under influence of both *I-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Chun-Chiu*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uals*) in the novels of Kyokutei Bakin, a novelist in late Edo period, and in advance examin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Being well vers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akin sees the moral ideas derived from *Chun-Chiu* as the supreme guide in writing. The idea of changes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works as well as in his daily lives. The author dedicated all his life on writing historical novels, denouncing the rebels and traitors according to *Chun-Chiu*'s style, and at the same time, following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ancient China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fate with the theory of I-Gua (hexagrams in *I-Ching*) and Wu-Hsing (the five elements of which the world is composed). Such features no doubt indicate his insistence and pride about writing the history.

Key words: Bakin, Yomihon, *I-Ching*, *Chun-Chiu*, Wu-Hs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Doctoral course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曲亭馬琴の読本と『易経』『春秋』

黄智暉*

要　旨

本論文は江戸後期の戯作者曲亭馬琴の読本における、『易経』及び『春秋』の影響をそれぞれ見出し、さらに両者の関連・交渉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馬琴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に関する高度の知識を有し、『春秋』を源泉とする勧善懲悪の思想を著述のモットーとする一方、易学的思考法もその著作及び現実生活に反映されている。生涯史伝物の執筆に専念した馬琴は、『春秋』を掲げて乱臣賊子を筆誅していると共に、古代中国の史書に倣って易卦や五行生剋の原理に基づいて登場人物の運命を説明しているが、こうした傾向は紛れもなく歴史を書くことへの、作者の拘りと誇りの表われであろう。

キーワード：馬琴、読本、易経、春秋、陰陽五行

*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日本語日本文学専門分野博士課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曲亭馬琴之讀本與《易經》《春秋》

黃智暉

一、前言

江戶時代後期之小說家曲亭馬琴[1]的作品中，多見富易學色彩之創作手法。例如中篇讀本《美濃舊衣八丈綺談》依八卦排定章節次序，並於人物設定中導入陰陽五行之思想；又如晚期之長篇歷史小說《近世說美少年錄》之構思，係受到六十四卦中之「水火既濟」所觸發而生。另一方面，馬琴本身亦提到，其代表作《南總里見八犬傳》等作品之執筆方針，乃仿自清代白話小說作家呂熊於《女仙外史》中所揭示之「春秋誅心」之筆法[2]。而馬琴文學之中心思想「勸善懲惡」亦源自於《春秋左氏傳》的五體之一：懲惡而勸善[3]；在創作歷史小說之際，馬琴可謂相當重視《春秋》之定位。本文擬舉出馬琴讀本中具易學色彩的情節以及受《春秋》所影響之部分，分別檢視其意義與運用手法，並就兩者之共存及關聯加以考察，希望藉此能對馬琴之讀本與中國古代哲學之關係有初步的理解。

二、馬琴與《易經》——兼及陰陽五行思想——

（一）馬琴讀本中的易卦

曲亭馬琴本名瀧澤興邦，字解。對「解」一字，取解除困難之義，馬琴特以《易經》解一卦作爲其著書印[4]。易卦亦直接或間接出現於小說的文脈中，次數雖遠比後述之陰陽五行來得少，皆用於關鍵性場面，甚至契合故事整體之趣旨。例如文化九年（1812）出版的《青砥藤綱

---

1 曲亭馬琴（1767-1848），本名瀧澤興邦，出生於江戶深川，父瀧澤興義爲下層階級之武士。代表作有讀本小說《椿說弓張月》、《南總里見八犬傳》、《開卷驚奇俠客傳》等。

2 見《八犬傳》第九輯卷之三十三簡端附錄作者總自評。詳細參照第二章第一節。

3 浜田啓介〈勧善懲悪補紙〉《近世小説・営為と様式に関する私見》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1993　p.3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摸稜案》後集所収錄之〈二夫川〉中，出現「坎爲水」及「離爲火」二卦。本書仿中國公案小說之體裁，叙述判官藤綱英明斷案，還無辜者清白，將罪人繩之以法的經過。在〈二夫川〉中，主角繭屋善吉遭人陷害，被冠上殺人罪嫌，其妻阿六向衙門請命喊冤。經藤綱仔細調查之後發現，善吉及阿六事發前皆做過相同的怪夢，夢中善吉欲騎馬渡過河面結冰的枕川，由北向南行，中途河中突然冒出兩顆太陽，隨後冰裂河水分作兩道流，善吉人馬俱沈入水中。藤綱解夢如下：

> 夫在易坎為水，又為北；離為火，為馬為南。乘南方之馬，由北渡南，即從坎往離，三爻同變。又離為中女，坎為中男，馬左向而濕水；左水右馬。且冰裂水作二條流，冰冫同字，皆二水之意也；二水及馬，即馮字也。論枕川，枕即頭台，頭即上方，合於上臺之意。兩日昌字也。夢中人馬俱沈水中，恰為善吉過梓川原後，遭馮司昌九郎等人所謀，身繫牢獄，而馮司亦難逃制裁之兆。[5]

夢中渡河不成之事點出了馮、昌、上臺等關鍵字眼，暗示元凶爲上臺馮司與其子昌九郎。馮司係二夫川村前村長，因不滿善吉被推舉爲新任村長，故夥同其子設計陷害之。在藤綱的斷案之下，真相終於大白，善吉的殺人罪名亦得以平反。諸如此類的文字遊戲散見於馬琴的各作品中，例如《八犬傳》之核心人物伏姬的「伏」字係人從犬之意，說明其命中註定嫁予里見家之忠犬八房；作者稱此一手法爲「名詮自性」。

値得留意的是，〈二夫川〉的文字解謎係基於《易經》中關於坎、離二卦之說明，而大約同一時期的馬琴讀本中亦大量出現有關陰陽五行之叙述，顯示作者對易學抱持高度興趣。惟麻生磯次指出，本篇之手法完全仿自文言小說《棠陰比事》中卷所収錄的〈符融沐枕〉[6]。除

---

4 見《俠客傳》第三集引。

5 原文日文，譯自《滝沢馬琴集》7。 p.526
《滝沢馬琴集》1-20（據帝國文庫・續帝國文庫等復刻） 本邦書籍 1989-1990

6 麻生磯次《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 三省堂 1955 p.288-289
原作中判官符融之解夢如下：「在易坎爲水、爲北。離爲馬、爲南。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同變。離爲中女，坎爲中男，馬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殺之乎。」

了加入上臺二字，以及針對「氵」轉化爲「冫」一事稍加解釋之外，〈二夫川〉的手法與〈符融沐枕〉幾無二異。又犯人的姓名雖略有不同，文字解謎中所使用的同爲馮、昌二字。

上述坎爲水、離爲火之手法雖仿自中國小說，兩年後（1814）刊行之《八丈綺談》中，作者又以八卦代替數字來標示本書各章之順序[7]，自序中亦蓋有「解」之著書印，顯示其對易卦甚感興趣。文政十二年（1829）開始刊行的《美少年錄》中，「水火既濟」一卦更關係到整篇小說之結構設定。本書以清代白話小說《檮杌閒評》爲粉本[8]，描述大內義興奉足利將軍之命討伐南朝遺黨菊池武俊，征途中遭洪水及硫磺火所苦，遷怒於當地（阿蘇山）所供奉的靈蛇，遂下令焚燒蛇穴；此時空中突然浮現以兩隻大白蛇爲首的蛇群，隨即又有山雞、野雉、孔雀等眾鳥飛來，雙方展開一番爭鬥，最後大白蛇落敗而亡。死於非命的蛇精爲復仇而投胎人間，名曰末朱之介。在因緣際會下，朱之介爲義興之子義隆所重用，隨後弒君篡位；惟因過度爲非做歹而遭天譴，終爲大內家之舊臣大江元弘之子杜四郎所滅。[9]

本書前半段之情節（包括洪水之敘述）多仿自粉本《檮杌閒評》，惟硫磺火之設定則取材於《通俗三國志》中孔明燒新野城的場面[10]。關於大內義興遭遇水火之難一事，由本書第三輯所載櫟亭琴魚[11]的評書中可知，作者在此描述大內家之軍勢先是遭洪水沖散，又在攻城時爲硫磺所引發的烈火所苦，係受到《易經》水火既濟一卦所觸發。琴魚評曰：

凡此一回中，有水火既濟之象。既濟係事既成，然散亂亦速也。

---

7 詳細請參照本章第三節。

8 同註 6　p.216-235

9 本書自第三十一回起改名爲《新局玉石童子訓》，直至第六十回後因馬琴病逝而停止刊行。雖未完結，按本書之序文及其他敘述，加上與粉本《檮杌閒評》的比對，不難推知接下來的故事發展。

10 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本 1 頭註　p.46
德田武譯註《近世說美少年録》1-3　小学館　1999-2001
《通俗三國志》即白話小說《三國演義》之和譯本。惟馬琴藏書中亦包含聖歎本、京本等白話版本，顯示硫磺火之設定有可能直接取材自原作；又《三國演義》中亦見有關洪水之敘述，與上述《美少年錄》之情節不無關聯。

11 櫟亭琴魚爲馬琴長年的筆友殿村篠齋之弟。篠齋、木村默老等人私下常與馬琴在書信往來中，就讀本或白話小說的劇情相互交換意見，惟作者在此將琴魚之評書直接刊載於小說中，實屬特例。

> 譬如大內氏之富貴，極盛於義興之時即既濟之象也。而至其子義隆，則迅速滅亡。合於所謂：故君子當既濟之時，慎其後之憂患災害。[12]

水火之難一方面象徵義興征討南朝遺黨有功，將獲足利將軍褒獎而家運昌隆，恰如水火既濟之象，即事物到達極盛之狀態；惟物極必反，既濟之卦同時亦暗示從下一代的義隆開始，大內家可能步上衰亡之途。本書雖未完結，從序文中可得知，大內家終將爲末朱之介所篡[13]，故事開端的洪水及硫磺火則爲其前兆。而水火既濟尚有其他含意，琴魚在評書中繼續論道：

> 又既濟係火上有水，水火相交，成形通用。以此暗示之後惡少年誕生，美少年出世一事，此亦水火烹熟之奇驗。[14]

好比水因火沸騰一般，水火之難亦象徵了時機的成熟，預示本書兩大主要人物——大江杜四郎及末朱之介——的出生；朱即赤，象徵火，江字則點出水來[15]。如琴魚所述，作者依水火既濟之原理，爲《美少年錄》揭開序幕，同時並預告了結局。此評書中對本書其餘之處亦有所著墨，惟馬琴特於評書之後指出：「此評中之水火既濟與意馬心猿[16]，特佳。」作者對水火既濟一評贊賞不已，顯示《易經》在本書整體的構思上占有相當重要之地位。

天保四年（1833）出版的《開卷驚奇俠客傳》第二集中，馬琴再次以水火既濟來說明極盛一時，樂極生悲的道理。本書敘述日本南朝武將之後裔館小六與楠姑摩姬，誓言爲君爲父報仇，挺身對抗擁立北朝的足利氏。第十一回中，小六潛入殺父仇人藤白安同的住處欲殺之；

---

[12] 原文日文，譯自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本 2。 p.28 參照註 10
此處係據《易經》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13] 此一設定係以弘治元年（1555）毛利元就擊敗陶晴賢之歷史記載爲根據。馬琴早在文化十一年即以同一題材寫出《月都大內鏡》一合卷。

[14] 同註 12
此處據《周易程朱傳義》既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15] 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本 2 頭註 p.29 參照註 10
本書中其他人物亦被賦與五行之屬性，詳細參照本章第三節。

[16] 意馬心猿係指第九回中，末之介之母阿夏在渡河時，用以代步的馬（象徵心神不定，即意馬）遭河水沖走，卻因此而逃過一劫，得以平安渡岸。《俠客傳》等書中亦可見此一手法，惟與水火既濟並無關聯，不多贅述。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九年前，安同因討伐脇屋義隆（即小六之父）有功而大獲足利氏嘉賞，之後夜夜笙歌，極盡糜爛之能事。這天正逢當年討伐義隆成功之日，安同特設酒宴以示慶祝。當家及其部屬個個爛醉如泥，完全不知有刺客入侵；在此作者將酒宴後杯盤狼藉的景象描述爲：「水火既濟之數已盡，不知今宵命危，酣睡如散亂之算木。[17]」大高洋司指出，宴会中的食物好比水火既濟之象，而酒醉不醒人事的模樣則被喻爲占卜用的算木[18]。結果可想而知，毫無警戒的安同一夥人終遭滅頂；慶功宴中的食物象徵水火既濟的狀態，也預示了即將降臨的劫難，符合《易經》既濟「初吉終亂」之叙述。與《美少年錄》不同的是，安同等人不待禍及子孫，當天夜晚自身就遭到殺身之禍了。

馬琴的代表作《八犬傳》中亦不乏運用易卦原理的創作手法。本書後半段，里見家與關東管領山內顯定、扇谷定正的大軍開戰前夕，八犬士之一的犬村大角化身爲名曰百中的占卜師，誤導管領軍的船艦朝東南方進攻安房（即里見領），並藉「甕襲之玉[19]」之力令海上刮起西南風，將敵艦往東南方推進。待敵我短兵相見之時，突如其來地改吹東南風，趁敵軍不知所措之際，配合順風之便發動火攻，終獲大勝。百中引用《易經》巽爲風之叙述，對顯定與定正說道：

> 巽順也，又入也。以順討逆，入敵國之意也。且其象即風也。配之於八方則為辰巳……且欲渡江經水路入安房，則為巽辰巳之方，又合於入之意。[20]

意即占得巽爲風一卦，無論在以順討逆之前提上，或之於進攻方位上，對管領軍而言皆爲吉兆。只是此卦亦暗示了風向將爲東南，對管領軍而言屬逆風；而顯定與定正最大的失策則是聽信百中的說辭，

---

[17] 原文日文，譯自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 p.165
横山邦治・大高洋司校註《開巻驚奇侠客伝》 岩波書店 1998

[18] 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註釋 p.728 參照註 17
水因火而沸騰，食物亦得以烹熟，故調理完畢之食物爲水火既濟之例。《周易正義》云：「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

[19] 可自由操縱風向之靈玉，首次出現於第百十一回；本爲妖尼妙椿所有，犬江親兵衛収服妙椿後，甕襲之玉便落入里見家手中。以幻術改變風向之叙述，在白話小說《平妖傳》、《女仙外史》等書中皆有先例可循。

[20] 原文日文，譯自岩波文庫本 9。 p.27
小池藤五郎校訂《南総里見八犬伝》1-10 岩波書店 1990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如《易經程朱傳義》[21]所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管領軍的戰敗，係基於《易經》之原理。

然本書最充分體現易學式思維之處，應屬第百八十勝回中編，即上述關東大戰結束多年之後。向來効忠里見家的、大法師[22]對高居重臣之位的八犬士耳提面命，督促八人應早日辭官隱退。、大說道：

> 功成名遂身退，謙之上吉者也。何不將職位讓予子女，辭官而享隱逸之樂耶。[23]

在此、大並未詳細解釋理由；而隱退後的八犬士以山爲家，多年後以地仙之姿，同樣命令侍奉里見家的第二代八犬士辭官，理由爲里見家「先君之俊德漸失，內亂將生。」德田武認爲、大的說法係據《易經》地山謙之叙述，即：「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並指出馬琴因顧慮八犬士在達到「盈」的狀態之後，恐將往「虧」的方向而去，故予其「謙」的退路，使之得以安享後福；此般物盈而虧之「變易論」，係支撐《八犬傳》一書的主要小說原理之一[24]。而馬琴所參看的《周易程朱傳義》中，程頤針對「鬼神害實而福謙」作以下解釋：「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於史實，里見家註定走上衰亡之路[25]，故爲避免八犬士亦隨之滅亡，作者特地透過、大法師揭示《易經》謙的道理，使故事不致於以悲劇收場。

至於「功成名遂身退」之辭句則可溯至《老子》持盈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此處之靈感應來自於《水滸傳》百二十回本第百十回，公孫勝辭別宋江一行人時所言：「今日兄長功成名遂，貧道就今拜別仁兄，辭別

---

[21] 馬琴所著《玄同放言》等考證隨筆之參考書目一覽中，列有《周易程朱傳義》，顯示馬琴所參看之《易經》係附有朱子本義、程頤傳之版本。以下之引用據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易經集註》（寛文三年京都野田庄右衛門刊本）。

[22] 大法師本名金碗大輔，原爲里見家之家臣。伏姬去世後，大輔剃度出家，法名、大（即「犬」字分解而成），爲尋覓八犬士而踏上旅途。

[23] 原文日文，譯自岩波文庫本 10。 p.277 參照註 20

[24] 徳田武〈馬琴における〈中国〉——隠微の摂取——〉《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31-2 學燈社 1986 p.54

[25] 浜田啓介〈八犬伝の構想に於ける対管領戦の意義〉《近世小説・営為と様式に関する私見》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1993 p.3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眾位。」又公孫勝係奉其師羅真人之命而隱退，建議八犬士辭官的則爲、大法師；對兩者曉以大義的同爲修行中人，此處亦隱約可見《水滸傳》對《八犬傳》之影響。宋江等人其後遭朝廷迫害而亡，早一步隱退的公孫勝反而逃過一劫；同樣地，里見家雖註定滅亡，退而隱居山中的八犬士則得以安享天年[26]。作者自《水滸傳》的結局中看出識者知退的道理，故曰：「功成名遂身退，謙之大吉者也。」其理論根據正爲《易經》所言：「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27]」由以上可知，從《美少年錄》乃至《八犬傳》，易卦在馬琴的讀本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了故事的開端與結尾。

（二）馬琴讀本與陰陽五行思想——《八丈綺談》之前——

將陰陽五行思想導入小說創作之手法，爲明清白話小說的特色之一，而馬琴嗜讀《水滸傳》等中國小說，並加以改編潤飾，寫成涵蓋黃表紙、合卷及讀本等文類之多部作品。理所當然地，陰陽五行思想亦反映於馬琴的著作中，惟出現頻率之高及其運用手法之獨到，頗值得一探究竟。

早在文化四年（1806）刊行的中篇讀本《墨田川梅柳新書》中，平氏家傳的寶鏡及短刀即被喻爲「水德之靈物」。本書描述平家之後裔松稚丸在歷經一番流離失所後，爲父報仇並効忠後鳥羽上皇之始末；當年在乾旱肆虐之際，平清盛使人鑄明鏡兩面及短刀一把，將之塗上龜血（烏龜係北方水神玄武）祭龍神，結果天降甘霖。之後平行盛之女班女前遭到火焰圍攻之際，寶鏡又化爲一道清泉撲滅野火，使其得以脫困。除外本書中另一只寶劍則爲金氣之物，一旦感應到殺氣，劍把上之金鷄隨即發聲啼叫（西方金氣主掌殺伐），故名曰「夕告」。

隨後在隔年（1807）出版的述史小說《賴豪阿闍梨怪鼠傳》中，五行之屬性不單局限於刀劍等器物，進一步反映在人物設定上。本書以木曾義仲揮兵南下，將平氏一族驅離京都之史實爲開端，叙述遭鼠

[26] 《八犬傳》與《水滸傳》關係密切，馬琴本人亦指出《八犬傳》中的關東大戰相當於《水滸傳》後半段中，梁山泊好漢率兵征討異族的部分。兩者之結局雖大不相同，、大勸八犬士辭官之處，顯然與公孫勝奉師命向宋江等人辭行有關。

[27] 此處之朱子本義曰：「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八犬士功於里見家，卻隱退而不居位，故得以安享後福。

怪附身的義仲、義高父子兩人的故事。立下軍功後之義仲要求受封爲征夷大將軍不成，大鬧後白河上皇之御所，並與上皇的使者貓間大納言光隆發生衝突；光隆因傳家之寶「金貓」遭義仲奪取而憤死，爾後義仲亦遭到源賴朝所征討而身亡。爲此義仲之子義高視賴朝爲殺父仇人，而光隆之幼弟光實亦誓言追討義高。最後在賴朝的老臣秩父重忠的仲裁之下，兩人分別捨棄復仇之念，爲這場牽連兩代三家的爭執劃上句點。

值得特書的是，馬琴將北方出身之義仲南下京都一事解釋爲「南北對立」，並依十二支之對應關係賦與義仲「鼠」、「水」之屬性[28]。而木曾義仲與貓間光隆的衝突雖源自《平家物語》貓間之段章[29]，作者藉由強調義仲「鼠」的屬性，突顯出本書另一對立模式——貓鼠對立。義仲死後，其子義高在賴豪阿闍梨[30]的傳授之下習得妖鼠之術，潛入源賴朝的居城欲暗殺之，無奈光隆之弟光實取回家寶金貓，藉其力量當場破除義高的妖術；貓鼠對立之模式連貫父子兄弟兩代，可說是本書的主要架構。關於金貓之出處，作者一方面表示源自《東鑑》卷六所載的「銀貓」[31]，另外又於本書第十一套之自評中，依陰陽五行之原理解釋將銀貓改爲金貓之理由。馬琴論道：

> 金其色黃，其性應土。為金時，合於彼貓初自土中而出。且金為秋氣殺戮之主，合於光實以此征義高之妖，舒復仇之宿志。[32]

金貓係貓間家之祖先在掘井時意外發現的寶物，符合「土生金」的原理；又關於「金氣殺伐」，除前述《梅柳新書》的寶劍之外，從

---

[28] 此一詮釋係據《源平盛衰記》卷二十六之敘述而來，《日本書紀》天智紀中亦有類似之記載。十二支之典故則出自《論衡》物勢篇：「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馬琴於其隨筆《燕石雜志》卷之五中對此有一番考究，因篇幅有限，擬於別稿中詳加論述。

[29] 石川秀巳〈『頼豪阿闍梨怪鼠伝』論——稗史的世界の構造——〉《読本研究》1 溪水社 1987 p.94-95

[30] 賴豪本爲叡山三井寺之住持，爲皇子之誕生加持有功。其後向白河上皇請求設立祭壇未獲准，憤恨之餘瘁死並化爲鼠怪。《源平盛衰記》及《太平記》中皆有相關記載，馬琴特於本書之〈增補引用群書用語〉中抄錄後者之原文。

[31] 〈增補引用群書用語〉之「銀貓」一項目中，抄錄《東鑑》以下記載：「文治二年八月十六日午刻。西行上人退出。頻雖抑留敢不拘之。二品（賴朝）以銀作貓充贈物。上人乍拜傾之。於門外與放嬰兒。」《怪鼠傳》中亦有此一情節，惟銀貓改爲金貓。

[32] 原文日文，譯自《滝沢馬琴集》5。 p.109 參照註 5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享保四年（1804）的《曲亭傳奇花釵兒》，到後期的《美少年錄》中皆有類似情節，可謂馬琴慣用的手法之一。由以上可知，五行之原理不只用來說明器物的屬性，在《怪鼠傳》中，配合上十二支的方位對應，加上馬琴撮合諸稗官野史的獨到手法，成功地突顯出登場人物的對立情勢。

緊接著在文化六年（1809）刊行的《松染情史秋七草》中，五行思想更跨越單一個人之範疇，用來解釋政權之盛衰消長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本書描寫日本南朝武將楠正元之子操丸與另一南朝忠臣之女秋野姬在南朝滅亡後，歷經一番波折終於結爲夫婦之過程。書中楠正元堅持不向足利氏及北朝屈服，誓言死守千劍破城。天授三年某日，城內發生「鴉」「鷺」成群相爭的奇異景象。結果白鷺終遭烏鴉擊潰，共有十二隻墜地而死。正元視此爲南朝衰敗的前兆，並依五色與方位之對應關係，對此一異象作以下解釋：

> 夫鴉其色黑，配之於四方，屬北朝。又鷺其色白，配之於四方屬西。但見，此鷺悉數銜艸，死猶不放。西冠上艸為茜，茜一名染緋草，染物成深紅；赤屬南方，即南朝。乃是，南北兩朝爭執多年，恰似示其勝敗。[33]

十二年後的明德三年，在足利氏的主導下南北朝合一，北帝被擁爲天皇，南朝實質上等於滅亡。鴉鷺相爭的故事係源自於室町物語之《鴉鷺合戰物語》，另德田武指出，此般描述有可能是受到山東京傳所著之讀本《忠臣水滸傳》第四回的「黃蝶之戰」所觸發[34]。惟馬琴爲突顯出南北對立之局勢，在此透過白鷺銜草之設定，硬是將原先的黑白對決轉化成黑與紅之對立。而無論室町物語亦或《忠臣水滸傳》中，皆不見有關五行之敘述；在讀本小說中以易學之原理來詮釋南北朝的對立，應屬馬琴獨創之手法。

（三）馬琴讀本與陰陽五行思想——《八丈綺談》以後——

上述陰陽五行思想之運用，在文化十一年（1814）刊行的巷談小說《八丈綺談》中，可謂到達頂點。本書敘述木材商白木諸平等人因

[33] 原文日文，譯自《滝沢馬琴集》5。 p.223 參照註 5
[34] 徳田武〈解説〉《馬琴中編読本集成》11 汲古書院 2000 p.6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世之孽緣，今生亦爲因果輪廻所束縛，紛紛遭到報應之經過。共計十章，除第一、二章外，其餘八章皆按乾坤八卦排序，依次爲乾爲天、兌爲澤、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艮爲土、坤爲地；另五行生剋的原理，亦反映於登場人物之命名上[35]。例如白木諸平屬木，故其女阿駒於端午節出生，屬火，合於「木生火」之原理。又諸平一生追逐財富，卻屢遭破財；雖一度自古墳中獲得價值連城的財寶，其妻小終遭屬金之手口鍥介所剋，相繼送命，符合「金剋木」的道理。此般相生相剋之關係，本書中處處可見，在此不一一贅述。惟馬琴特於本書之結尾列出十名登場人物前世今生之對應關係，從中可明顯推知此十人各具金、木、水、火、土之屬性[36]。若言今生之遭遇係前世因緣所註定，陰陽五行之原理在本書中可謂與輪廻轉生之設定相輔相成，用以強調因果報應不爽的道理。

在《八丈綺談》出版的同年，馬琴開始著手撰寫其畢生之代表作《八犬傳》。毫無例外地，本書中亦不乏反映陰陽五行思想之情節；高田衛早已指出，第二十八回中，八犬士之一的犬山道節施展火遁之術後，再度自餘燼中現身，並収拾悪漢網干左母二郎奪得水氣之寶劍村雨丸等描述，係本之於道節當年自土中甦生之設定，符合「火生土」與「土剋水」之原理[37]。

其後馬琴致力於長篇讀本之創作，除《八犬傳》外，尚有《美少年錄》及《俠客傳》兩部未完成的述史小說。如前所述，前者在整體架構與劇情鋪陳上多仿自白話小說《檮杌閒評》，惟書中正反派兩大角色——大江杜四郎與末朱之介——分別被賦與「水」或「火」之屬

---

35 丹羽謙治〈〈金〉と〈木〉の相剋の物語——『美濃旧衣八丈綺談』——〉《日本文学》44-11　日本文学協会　1995　p.80-83

36 以五行生剋之道理來說明人與人（特別是男女之間）的關係之傾向，在江戶時代頗爲盛行。例如《大雜書》（相當於農民曆）之類的書籍中，依生辰年月等將男女分爲金性、木性、水性、火性、土性五類，並依相生相剋之原理來判斷彼此是否適合結爲夫妻。馬琴早期的黃表紙《大雜書拔萃緣組》即取材自此，結構上與《八丈綺談》相仿，另與《美少年錄》亦有雷同之處，對此擬於別稿詳加論述。

37 高田衛《八犬伝の世界——伝奇ロマンの復権——》（中公新書 595）　中央公論社　1980　p.166-167
當年阿是非因生下子嗣（即道節）而引來側室的嫉妒，不幸遭毒殺而死，襁褓中的嬰兒亦遭勒斃。然土葬過後二十餘日，墓中竟傳來哭聲，經開棺後發現男嬰嚎啕大哭，道節因而獲救（《八犬傳》第二十八回）。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性。朱之介的情婦黃金則依「火土相生」之理屬土；兩人暗通曲款，黃金並將隨身佩帶的「五色玉[38]」中，象徵「陰」的黑、白、黃三玉送予朱之介，作爲私訂終生的信物。另黃金的祖父福富大夫次係因自「蛇甑」中拾得五色玉而致富，其後遭化名「舌俞上人」的惡棍鐵屑鍛冶郎所騙，非但破財甚至喪命。蛞蝓剋蛇一事係基於蛤蟆、蛇、蛞蝓「三竦」之說，江戶時代有關三竦的文藝作品不在少數[39]。又關於大夫次遇害一事，作者特地託諸「識者之評」作以下說明：

> 據言蛇為此蟲所黏時，縮身動彈不得，終至死亡……且舌俞係鐵屑鍛冶郎也，鐵亦蛇所怕之物。此彼皆屬相剋之例，物遇其剋時，無利而必衰。[40]

正如蛇爲蛞蝓及金屬所剋一般，因蛇甑而致富的大夫次亦遭化名舌俞的鐵屑鍛冶郎所害。蛇屬木，故自古以來驅蛇之類的儀式中，多使用針、鐵漿等含金氣的器物，係基於「金剋木」的原理[41]。而始因「蛇」發跡終遭「金」所剋之設定，在前述的《八丈綺談》中已有先例可循[42]；白木諸平及福富大夫次兩人的不幸遭遇，皆爲金剋木之原理使然。又前述《美少年錄》開端的鳥蛇大戰背後，亦暗藏同一原理[43]。總而言之，本書中基於陰陽五行思想的情節之多，更勝其粉本《檮杌閒評》一籌，充分反映出作者的易學式思考邏輯。

天保二年(1831)，馬琴著手創作其最後一部長篇讀本《俠客傳》。本書以白話小說《女仙外史》爲粉本，將唐賽兒糾眾起義征討燕王之

---

[38] 麻生磯次於注 8 之著書中指出，五色玉的靈感係來自《檮杌閒評》中的「三顆珠子」。惟原書中對珠子外觀之描述不多，三顆珠子之間亦無所區別。

[39] 高木元〈戯作者たちの〈蝦蟇〉——江戸読本の方法——〉《江戸読本の研究——十九世紀小説様式攷——》 ぺりかん社 1995 p.326-349

[40] 原文日文，譯自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本 2。 p.223 參照註 10

[41] 吉野裕子《日本人の死生観——蛇 転生する祖先神——》 人文書院 1995 p.61-62

[42] 《八丈綺談》中，白木諸平於因果塚中獲取古錢時，曾將之誤視爲青草蛇；而《美少年錄》裏，福富大夫次則將手伸進群蛇盤繞而成的「蛇甑」中，取出五色玉。馬琴所編纂之隨筆《兎園小說外集》中列有「蛇怪」及「蛇甑」兩項目，與上述二書之描述不無關聯。

[43] 據《五行大義》卷第五第二十四論禽蟲二者論三十六禽，鷄、雉等鳥類屬金。蛇屬木，故依金剋木之理，蛇精不敵群鳥。蛇於十二支中雖位於南方屬火，自古龍、蛇多遭混淆，馬琴亦不只一次於其著作中將龍、蛇視爲一體，並列於東方。東方屬木，故在馬琴的概念中，蛇亦爲木氣之禽。《五行大義》一書列於《玄同放言》之參考書目中，以下之引用據中村璋八校註《五行大義校註》(汲

經過，改寫爲日本南朝之後裔楠姑摩姬對抗足利氏的故事[44]，並加入另一南朝後裔館小六，以配成一對。惟當故事尚未進展至兩人邂逅之處前，本書的刊行即告中斷，馬琴亦在之後辭世。

值得注意的是，繼《松染情史》之後，作者在此再度將五行思想導入南北朝的對立之中。本書第五回叙述流亡中的南朝遺臣新田貞方及其侍從，因誤中足利氏麾下的千葉介兼胤所設下的圈套，喝下毒酒而身亡。在遭遇此一劫難當天，主從兩人於一尼庵前目睹赤雞、黑雞相鬥的景象。一番激戰後，赤雞不敵轉身逃竄，黑雞亦緊追而去。南方火色赤，北方水色黑；這場鬪雞的勝負結果對身爲南朝遺臣的貞方主從而言顯然頗不吉利。尼庵的主人妙算欲擒拿兩人送交千葉氏以邀功，爲了解除兩人的警戒心，謊稱其父過去係新田義貞之部屬，並佯裝爲貞方今後的命運一卜吉凶。妙算說道：

> 赤即南方殘燼，黑即北方水德；（北方）雖既得時運，後日之勝負難料……君屬南方火德，雖有九紫之陽數，為一白水所剋，久而不得伸其志。然既來到本地，將獲意外之資助，可望成就宿望。[45]

其後在妙算的哄騙之下，貞方主從當晚寄宿尼庵，一時大意誤飲毒酒而昏迷不醒，終爲千葉介兼胤所捕，押往七里浜刑場以待斬首。若言《松染情史》中的鴉鷺大戰預示了十二年後南朝的衰亡，《俠客傳》第五回的鬪雞則爲南朝遺臣遭殺身之禍的前兆。惟前作之靈感係得自「鴉鷺合戰」，作者特將單純的黑白對決改寫爲符合南北朝対峙局面的赤、黑對立；而後者中，馬琴則描寫赤雞與黑雞之相鬥，直接點出南北朝之對立，並藉由勝負結果來暗示新田義貞的劫難。此外，後者中相剋、火德、水德等字眼之使用，更說明了作者欲以「五德終始說」來解釋南北朝對立的意圖[46]。《怪鼠傳》以後的馬琴讀本中，陰陽五行思想多反映在政權之對立及輪替上，《俠客傳》可視爲此一

古書院）。

[44] 同註 6　p.147-154

[45] 原文日文，譯自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　p.63-67　參照註 17

[46] 馬琴於《玄同放言》所收錄的〈漢火生剋應驗弁〉一篇中，以五行生剋之理來解釋漢朝的興亡盛衰，《俠客傳》可視爲此一觀念的反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傾向的歸結點。

另一方面，作者於本書第十四回中，藉女仙之口道出，南朝之所以屈於北朝係基於因果輪廻的道理；南帝後醍醐天皇前世爲奈良時代之天武天皇，北帝光明天皇之前身則爲大友皇子。當年天武、大友兩人爭奪皇位，天武自吉野興兵擊滅大友；今生反之，天武投胎爲後醍醐天皇，遭北朝所制退至吉野，與大友所轉世之光明天皇形成對峙，無奈抱憾而終。至於足利氏及南朝諸武將之前身則分別爲大友及天武之部屬；足利氏前世護主不成而亡，今生則助光明天皇殲滅南朝將領楠正成等人，一嘗前世之宿願。德田武指出，將天武、大友之政爭與南北朝対峙等亂世紛爭相提並論之方法，係源自於新井白石之《讀史餘論》[47]。而前世今生與因果輪廻亦爲白話小說中常見之主題，江戶時代前期之讀本《英草紙》中的〈紀任重至陰司斷滯獄話〉一篇，即仿自《古今小說》所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之手法[48]。惟無論《讀史餘論》或《英草紙》，皆不見有關五行生剋之叙述，輪廻之理與五行思想之兼容並用，實爲《俠客傳》的獨到之處。

如上述，無論在《八丈綺談》中訴說市井小民的恩恩怨怨也好，或於《怪鼠傳》《松染情史》《俠客傳》中叙述政權之對立乃至於朝代之交替也罷，作者皆訴諸於因果報應的定律，同時亦不忘賦與各登場人物五行之屬性，透過相生相剋的原理來強調事態進展之必然性。同樣地，本於勸善懲惡之原則說明暴政必亡、禍及子孫的道理之際，馬琴所揭示的不外乎《易經》中「變易」之原理，易卦則理所當然地運用在情節的鋪陳上。以易學式思維來詮釋歷史事件之傾向本爲中國古代史書固有的特色，《三國演義》等述史小說或多或少承接此一傳統，以白話小說爲粉本的馬琴讀本中亦屢屢出現此類叙述，頻率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或許可以解釋爲作者對「演史」一事的執著，亦即其強烈的「太史意識」之反映罷。藉由檢視馬琴讀本中《春秋》之定位，可進一步了解作者對「述史」一事所秉持的原則。

---

[47] 大高洋司〈『開巻驚奇侠客伝』の骨格〉《開巻驚奇侠客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收　p.883　參照註 17

[48] 清田啓子〈曲亭馬琴の寛政八九年における中国小説志向〉《日中語文交涉史論叢》　桜楓社　1979　p.613-6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馬琴與《春秋》——與變易思想之結合——

（一）馬琴之讀本與春秋筆法

馬琴文學以「勸善懲惡」爲中心思想，也因此在近代以後遭坪內逍遙等人大加韃伐。浜田啓介指出[49]，勸善懲惡之詞源自於《春秋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此一叙述點出了所謂的「春秋五體」，勸善懲惡即爲其中之一。晉代杜預爲《左傳》作序時，列舉勸善懲惡之例如下：「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50]」其中書齊豹盜係指《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衛國司寇齊豹因遭停職，憤而弒殺衛公孟縶；孔子不言其名，將之貶爲「盜」。相反地，三叛人名則指襄公二十一年春、昭公五年夏、同三十一年冬，庶其、牟夷、黑肱等無名小卒，分別攜帶寶物投奔至魯國之記載。《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傳曰：

>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即孔子於《春秋》中將爲求名而犯上者，貶稱爲盜，一方面則將叛逃者之姓名公諸於世；其旨在於勸善懲惡。此一觀念對後世之史書，乃至於野史小說影響甚巨；明清白話即爲一例，以其爲創作藍本的馬琴讀本亦然。例如《俠客傳》第一集（天保三年刊）第七回中，新田貞方誤中妙算尼設下之圈套，不幸被捕而遭押往七里浜刑場，行刑前突然發生海嘯，貞方連同一旁觀刑的妙算尼等人皆遭巨浪吞沒。貞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妙算尼之屍首則於數日之後遭發見。另外，此一圈套的幕後主使千葉介兼胤亦因海嘯而亦中染潮毒，終至喪命。對此馬琴援引《尚書》湯誥之「天道福善禍淫」，並作以下説明：

---

49 同註 3

50 《燕石雜志》等考證隨筆之參考書目一覽中，列有「春秋左氏傳」；寶曆五年（1755）初版的那波師曾點《春秋左氏傳》中，收錄杜預之序文及註解。馬琴在研讀《左傳》時，應多少參照杜預的解說。以下《左傳》之引用據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春秋左氏傳》（寶曆五年京都中江久四郎刊本），惟訓點予以省略，並補上新式標點符號。

> 淫即隱慝也。不言之惡而謂之淫，其深意所在。惡素為王法所不免，不及俟天誅。淫係竊做者，故人不知之。所謂隱慝，濫行也。佼倖而免者，亦以天必降禍為箴。[51]

兼胤及妙算尼難逃報應，終遭天譴。須注意的是，馬琴在此將兼胤等人之行爲定義爲「淫」、「隱慝」，亦即不爲他人所知之罪行，尚待全知全能的小說作者來主持公道。兼胤捉拿南朝遺臣貞方之目的在於取悅足利氏，以便順利晉升侍所別當一職，即求名；而妙算誘導貞方步入圈套，則是爲了向兼胤邀功，使其子得以爲千葉家所任用，即求食。兩者之情況與前述之齊豹、三叛人頗爲類似，作者特別強調「淫」字，亦與《左傳》之「淫人懼焉」相呼應。若言勸善懲惡之概念源自《左傳》，馬琴讀本之筆法實質上則仿自《春秋》。

在《八犬傳》第九輯卷之三十三簡端附錄作者總自評（天保十年筆）中，作者更直接言明本書係仿《春秋》之筆法寫成。馬琴論道：

> （孔子）又以心誅之文法作春秋，及此，亂臣賊子懼……若言意衷係仿清之逸田叟於《女仙外史》中所謂春秋心誅之筆，惟恐貽笑大方，然本傳其餘之處亦含褒貶，識者知之乎。[52]

浜田啓介指出，此處係指白話小說《女仙外史》作者呂熊之自跋，而心誅當作誅心[53]。原文如下：

> 夫子作春秋，有一善則舉而賞之，有一惡則舉而罰之……晦菴作綱目，嚴邪正之辨，顯彰癉之殊，繼春秋而行誅心之法。[54]

《女仙外史》之誅心筆法指該書描寫唐賽兒糾眾討伐篡奪皇位的燕王（即建文帝）一事。第十六回中，燕王宣稱其入主中原之本意爲協助永樂帝治國，係仿傚周公輔佐成王之先例。對此，儒學者高咸寧特作「周公輔成王」一文予以論破，並要求其撤兵；明朝之忠臣鐵鉉將此文譽爲「誅心鐵筆」。惟本書在唐賽兒等人未能攻進京城之前即告完結，作者呂熊的誅心筆法僅止於批判燕王篡位之意圖而已。而據

[51] 原文日文，譯自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 p.99 參照註 17
[52] 原文日文，譯自岩波文庫本 9。 p.7-8 參照註 20
[53] 同註 3 p.435
[54] 引用據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清康熙五十年跋釣璜軒板），並改補新式標點符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琴所述，《八犬傳》之誅心筆法則在於將扇谷定正、山內顯定、足利成氏等生前行多不義，死後卻未遭嚴厲批判的戰國武將們描述爲昏庸無能之輩，並於故事中令其倍嘗苦果，以示褒貶。於史實，定正、顯定不顧君臣順逆之理，屢次攻打足利成氏，故作者於《八犬傳》之關東大戰中令其慘敗。而成氏屢遭不順，係祖先尊氏當年以下剋上，推翻南朝之後世報；成氏不知引以爲鑑，故遭作者貶爲愚將。由此可知，《女仙外史》中的春秋筆法只在於點出燕王的罪行並加以譴責，而馬琴於《八犬傳》中則進一步令定正、顯定等人遭遇不幸，實際施以賞罰，充分反映其勸善懲惡的文學觀。

馬琴最後一部長篇讀本《俠客傳》中，《春秋》的投影更是明顯。作者於天保三年（1832）出版的本書第二集引中表示：

> 每嘆今昔才子之筆，本之于春秋心誅之文法，而作雪恨之稗史者，未之有也。是予所以有此舉，自今而後，看是書者，不以予為謬。則知古來之人事之欠陷，銷其恨之為一大快編。[55]

意即《俠客傳》一書亦以春秋筆法寫成。如前述，本書描叙南朝遺臣之後裔對抗足利氏之經過，整體結構仿《女仙外史》，惟第十一回中館小六親手收拾殺父仇人藤白安同[56]，楠姑摩姬亦於第二十三回擊斃足利義滿[57]；不僅誅心更實際施以賞罰之筆法與《八犬傳》無二異。至於誅心之筆法方面，作者特於第十八回中借小六之口講述「趙盾弒君」的故事，並明示典故出自《左傳》，直接點出《俠客傳》與《春秋》的關聯。

伊勢國司的重臣之子木造泰勝欲強取稻城守延之女信夫爲妾，守延斷然拒絕，泰勝一氣之下將信夫擄走，守延亦遭泰勝之僕從殺害。此時旅經伊勢的小六路見不平，先向國司舉發此事，隨後救出信夫並逮捕泰勝。然此案在國司的審判之下，犯下殺人罪行僕從遭到處決，至於泰勝本人則以未命令其僕從殺害守延爲由，僅處以杖刑後釋放。對此小六表示，縱使泰勝未指使殺人，包庇下屬之罪亦重，並舉「趙

[55] 引用據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惟訓點予以省略，改補新式標點符號。p.146 參照註 17
[56] 詳細參照第一章第一節。
[57] 此處亦反映馬琴讀本之「變易」思想，詳細後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盾弑君」一事爲例，展開以下的「誅心之論」。晉國的臣子趙盾因屢次上諫而遭其君靈公所惡，終被迫出奔；惟尚未越過國境之前，聽聞靈公已遭將軍趙穿所殺，便返國復職。太史董狐稱「趙盾弑君」，趙盾不服，董狐言：「子為晉之正卿，雖亡不出境，返而不誅亂，非子而誰耶。[58]」以上敘述出自《左傳》宣公二年，爲春秋筆法的典型之例。小六強調，泰勝的行爲雖與趙盾不盡相同，道理是一致的；即根據誅心之法，隱瞞下屬罪行的泰勝亦應處以同罪。

以上僅爲《俠客傳》中的一段插曲，然從中可知作者不止是仿《女仙外史》於本書之序文中揭示春秋誅心之筆法，更進一步將《左傳》的敘述具體導入情節設定中。浜田啓介認爲，以勸善懲惡爲主題的馬琴讀本中，多見品評歷史人物之敘述，係必然之傾向，而馬琴雖不至於宣稱直接仿傚《春秋》，卻退一步表示仿自以春秋筆法寫成的《女仙外史》[59]。然而，從《八犬傳》到《俠客傳》，無論是在勸善懲惡方面也好，亦或之於誅心筆法也罷，說《春秋》實質上爲馬琴文學之理論根基亦不爲過。在《八犬傳》完結前夕的天保十二年（1841），作者於本書第九輯卷之四十一的開頭自贊曰：

知吾者，其唯八犬傳歟；不知吾者，其唯八犬傳歟。

此一敘述係仿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之「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播本真一認爲此處暗示《孟子》一書對《八犬傳》中善惡對立之設定有所影響[60]。然而更重要的是，若《春秋》之於孔子的定位與《八犬傳》之於馬琴的代表性相當，作者屢次強調以所謂春秋筆法來撰寫歷史小說之重要性，無異揭示其自詡爲史家之自負，亦印證出其強烈的太史官思維。

（二）勸善懲惡與變易思想之交集

如前述，馬琴之讀本係以春秋筆法寫成，其中亦不乏具易學色彩之創作手法；《春秋》之主旨在於勸善懲惡，《易經》之基礎則爲變

[58] 此係《俠客傳》之譯文。《左傳》之原文爲：「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59] 同註 3　p.436
[60] 播本真一〈『南総里見八犬伝』と『孟子』〉《江戸小説と漢文学》（和漢比較文学叢書 17）　汲古書院　1993　p.220-23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思想。如同前者中多見有關易卦之描述（指《左傳》之解釋而言），後者中則散見道學性論述（依《周易程朱傳義》），馬琴小說中的春秋筆法亦與易學式思維互爲表裏，相輔相成。關於作者常藉由賦與書中人物五行之屬性，來突顯因果報應的道理之手法，已於前章中論述；同樣地，馬琴於書中揭示易卦的同時，字裏行間中亦透露出對不肖者的批判與警告，最終並大揮春秋之筆，實際對故事中人物施以賞罰。

德田武早已指出，變易思想爲《八犬傳》之二大小說原理之一[61]，而《俠客傳》第三集中對足利氏之批判亦基於「極盛必衰」的道理[62]。如本章第一節所述，里見家的衰亡與八犬士的隱退登仙正是《易經》地山謙之原理所致；而《俠客傳》第二十二回中，女仙九六媛對足利氏助北朝擊退南朝以來，足利家即災禍不斷一事[63]，解釋爲：「素為積惡之家，不可謂無餘殃。[64]」另第二十三回中，九六媛對足利義滿身爲人臣卻接受太上天皇之尊號一事大加韃伐，並指出：

> 今以足利之勢而望，何事不遂歟。此係弊政所致，絶非可羨之事。其慾極茲，子孫必有禍害。[65]

此外，同書第二十五回中，作者又借一休法師之口批判自元弘、建武之亂以來於橫行於武家社會的「殘暴弒逆」之惡習，並奉勸足利義持施行仁政。一休曰：

> 大道廢而有仁義，若仁義亦廢，孰能觀天日耶。這時為民之父母者，若能慈悲寬大如阿彌陀、忠恕惻隱如孔子，勝殘去殺，為眾生洗惡，教而不殺，則世人通知恥而不嗜殺，暴行竊盜漸絶，國家自此泰平。[66]

總之，足利氏雖極盛於一時，因行多不義而禍及子孫，漸入衰亡之境；然同樣基於物極必變的道理，若欲家運長久，則應一改暴戾之

---

61 同註 24
62 德田武〈馬琴の稗史七法則と毛声山の「読三国志法」（下）——『俠客伝』に則して「隠微」を論ず——〉《文学》48-7　岩波書店　1980　p.68
63 足利尊氏死於原因不明的怪病，直義則於先前遭尊氏毒殺；另外義詮、基氏兩兄弟亦早逝。
64 原文日文，譯自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　p.313　參照註 17　此處係據《易經》坤爲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65 同上　p.323
66 同上　p.3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習性，對人民施以德政。德田武認爲，上述將災禍降臨足利家一事解釋爲「積惡之餘殃」的說法，大體上以新井白石所著的《讀史餘論》爲主要理論根據，惟其中不見「其慾極茲」「事極變易」等字句，顯示作者在參閱白石的朱子學式言論之餘，亦積極地將《易經》之變易思想導入《俠客傳》中[67]。另一方面，同樣受到《讀史餘論》所影響的賴山陽之《日本外史》中，則可見「極其盛」等字眼；而馬琴於同一時期（天保四年前後）曾批讀該書，故《俠客傳》之變易思想，乃至於暴政必亡論亦可能受到《日本外史》的影響[68]。

然而，積惡之餘殃一說法係出自《易經》，與「其慾極茲」「事極變易」同屬易學式思維；《易經程朱傳義》坤爲地曰：「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殺弒之禍，皆因積累而至。」足利氏當年因私欲而助北朝擊退南朝，並順利登上將軍之位，極盛一時；其後報應接踵而至，自尊氏起，足利家的後代多死於非命。在馬琴的觀念中，足利氏的遭遇完全符合《易經》之原理。

此外，前述《美少年錄》開端的「水火既濟」之手法亦本於「事極變易」的原理，預示大內家終將步上衰亡之路。又大內義興正是奉足利將軍之命征討南朝遺黨菊池武俊而立下大功，顯然爲偏袒南朝的馬琴所不容，故加以筆誅。本書之執筆較《俠客傳》早三年以上，顯示以變易思想來解釋歷史人物的興亡盛衰之手法，在馬琴批閱《日本外史》之前早已具體成形，其理論根基無疑爲《易經》與《春秋》。在仿孔子實行春秋筆法，示褒貶明賞罰之際，作者或揭示易卦，或藉由物極必反的道理來強調積惡餘殃的必然性，易學式思惟與勸善懲惡的觀念渾然爲一。馬琴雖身爲野史小說家，江戶時代之職稱更爲含貶抑之意的「戲作者」，惟其秉持古代中國史官之精神的創作態度，正是其戲而不謔之處罷。

較令人不解的是，向來視足利氏爲大逆不道之徒的作者，先是在《俠客傳》第二十五回（天保四年執筆）中借一休法師之口奉勸足利義持施行仁政，予其改善之機會；其後一休又於《八犬傳》第百五十

[67] 同註 62　p.69-71
[68] 同上　p.72-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回（天保十年執筆）中再度登場，對極盡奢侈之能事的足利義政提出警告，要求其勤儉度日[69]。先前馬琴對足利氏之態度多爲筆誅批判，或說明其遭天譴的理由；至此卻只是提出警告，並給予改過向善的機會。此一轉變可能與馬琴的獨子興繼病逝一事有關，現實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亦反映於小說中，詳細後述。

（三）馬琴之易學觀與其現實生活

如上述，馬琴在小說創作上深受《易經》與《春秋》之影響；於現實生活中，他亦爲不折不扣的道學家，而推命占卜在其生涯的轉折點上亦佔有決定性的地位。真山青果早已指出，馬琴對一子瀧澤興繼（字宗伯、號琴嶺）寄予厚望，其中晚年時期的重大轉變亦多半與興繼有密切關係[70]。然而興繼自幼體弱多病，於天保六年（1835）五月病逝，享年三十八歲，此時馬琴已是年歲將屆七十的老人。甫遭喪子之痛的七旬老人於同年八月，將愛子的一生陳述於《後之爲乃記》一書，預計將來供嫡孫太郎（時年八歲）及後代子孫閱覽。同年年底，馬琴並將之謄寫寄予殿村篠齋、木村默老等人。此一舉止從旁人的眼光看來或許頗爲怪異，然而若考量到本書的內容，對馬琴急欲將之分送摯友一事也就不足爲奇了。

《後之爲乃記》分上下二冊，上冊上篇叙述興繼之生平事跡，並點出瀧澤家自興義（即馬琴之父）以來屢遭不幸之原因，係源於父子間之「命破沖殺」；同冊下篇更指出一子英年早逝一事，在十八年前早已有徵兆出現。下冊則主要收錄興繼生前之著作。其中上冊充分顯示馬琴結合勸善懲惡與易學思想的福禍觀，吻合其於小說創作中援引《春秋》及《易經》之手法。因篇幅有限，在此僅舉出其中一部分。

上冊上篇中，馬琴表示其父興義生於享保十年戊午（1738）屬火，自己則出生於明和四年丁亥（1767）屬水[71]；水剋火，故其九歲喪父。依同理，馬琴之子興繼出生於寬政十年戊午（1798）屬火，嫡孫太郎

[69] 當年足利義滿飭斥資興建金閣寺，義政亦欲倣之興建銀閣寺。此時發生畫虎自畫中跳出大鬧京都一事（《八犬傳》第百四十三～百四十六回），一休指此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指責義政過於奢侈，要求其中止銀閣寺之興建計畫。

[70] 真山青果《随筆滝沢馬琴》（岩波文庫緑 101） 2000 p.85-86

[71] 《五行大義》卷第二第五論配干支云：「丙丁巳午，火也……壬癸亥子，水也。」

則生於文政十一年戊子（1828）屬水，故太郎八歲喪父。意即因本命對沖之故，興義及興繼先後遭其子所剋而早逝；這兩樁不幸的背後，暗藏了五行生剋的原理。馬琴並寫道：

> 然命破對沖係大凶，亦有因其相剋而成用之例，五行生剋之理亦如此。譬如易之澤火革，離火澤水相剋而成用……故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太郎之）前程有望歟。[72]

如同水火相剋而成用，瀧澤家雖因父子命破而遭逢不幸，然凶中有吉，事態終將好轉。據此，馬琴認爲自己雖年幼喪父，相對地得以延年益壽至今，故嫡孫太郎的未來亦將一帆風順。這般根深蒂固的易學思想，或可稱之爲迷信，充分反映在小說創作上；如第一章所述，以五行生剋的原理來決定人物的運命之手法屢見於《八丈綺談》等讀本中，相剋而成用之概念亦應用於《美少年錄》之整體結構設定[73]。

接著在下篇中，作者更表示興繼之早逝，早在文政元年（1818）時即已註定。當年馬琴計畫爲愛子購置房產時，事前曾求卦問卜；結果十八變爻之後占得「澤火革」一卦。占卜師指出有火災（火）及遷居（革）的可能性，惟馬琴認爲澤火革即水火相剋而成用，顯示事態將有轉機，故按原訂計畫於神田購置新宅。二年後，因興繼與東邊的鄰人不合，故考慮遷居；此次馬琴求助於關帝籤，結果抽中下下籤：

> 第十七籤　下下　石祟被難
>
> 田園價貫好商量　事到公處彼此傷
>
> 繼使機關圖得勝　定為後世子孫憂

遷居一事於是作罷，惟三年後該鄰人因負債累累而不得不拋售房產。馬琴欲購之，卻又擔心對方出高價，特地以友人的名義購入，之後並於該處興建自己的別居。動工前馬琴再度問卜於關帝籤，詭異的是，又抽中第十七籤。然其仍照計畫大興土木，甚至斥資於庭園中掘池，用以飼養金魚。天保初年以後，向來體弱多病的興繼，病情漸趨

---

[72] 原文日文，譯自《曲亭遺稿》所收錄之《後の為の記》上冊。　p.130
早川純三郎編《曲亭遺稿》　国書刊行会　1911

[73] 據櫟亭琴魚之評，馬琴於《美少年錄》中所採用的爲水火既濟之卦，並非澤火革。惟水火相交與吉凶並至爲兩者之共通處，即馬琴所所謂的「相剋而成用」。《易經程朱傳義》澤火革云：「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惡化，不幸於同六年（1835）五月八日逝世，距離文政元年（1818）的卜居，約略過了十八年。至此馬琴方領會到：

> 十八變之變爻澤火革，係經十八年後彼身（即興繼）將有革命之兆也……何況又悖於關帝籤之神誨，耍心機購得東家並大興土木之工，處處奢侈，過上加過也。

澤火革一卦其實正暗示了十八年後興繼將有大劫，而身爲人父的非但不察，還無視於神明的警告，耍心機（即關帝籤中的「機關」）且行爲奢侈，終於無法挽救一子的性命。真山青果指出，此一新居不過三十榻榻米大，實在稱不上奢侈[74]。然而馬琴不斷自責，將愛子病逝完全歸罪於一己之疏失；究其因，不外其近乎迷信的易學觀。

十八變之澤火革暗示十八年後興繼將病逝之看法，與《松染情史》中，十二隻白鷺戰死一事象徵南朝將於十二年後滅亡之手法如出一轍；在《八犬傳》中令一休法師登場，奉勸欲興建銀閣寺的足利義政打消念頭之際，或許馬琴腦中所浮現的，正是對自己當年大興土木一事的反省；甚至借、大法師之口道出「謙」之原理，令八犬士早日隱退，以避免與里見家同歸於盡的背後，隱約可見作者因無法及時體會澤火革一卦的真意，而導致愛子病逝的終生遺憾。向來以「積惡之餘殃」爲主旨的馬琴小說，在晚期有漸趨向於「積善之餘慶」的傾向，或許正起因於興繼的去世罷。

不幸的是，當馬琴在嘉永元年（1848）十一月六日以八十二歲的高齡辭世之後不滿一年，嫡孫太郎亦隨之而去，享年僅二十二歲。如前述，《後之爲乃記》上冊上篇中寫道，八歲喪父的自己相對得以長壽，故九歲喪父的太郎亦將前程光明。在親眼目睹愛孫的早逝之前提先撒手歸西，或許是太極星君對曲亭馬琴此一易學的忠實信徒——無論在小說創作上或現實生活中——唯一的眷顧罷。

四、結語

馬琴讀本以勸善懲惡爲主旨，故導致書中人物性格僵化乃不爭之事實；而其執筆之際大量援引諸典籍的衒學傾向，多遭到近代以後之

[74] 同註 70　p.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者所非議。然勸善懲惡之目的係仿夫子作《春秋》而行誅心之法，時而於故事中揭示的易學式原理亦與因果報應的道理互爲表裏。將《春秋》奉爲圭臬，視易卦與五行爲書中世界運行之原理的作者，所著多屬歷史小說；這充分顯示其秉持太史精神之創作態度。

此擧使出身於武家社會的下層階級，却對經世濟民滿懷抱負的馬琴，得以自「無用之用」的戲作者一職中覓出幾分正當性，並藉由述史之過程中略爲舒發其抱負。在德川幕府獎勵朱子學，出版管制接二連三施行的時代潮流中，此一執筆方針或許幫助作者得以在文壇上屹立不搖；然而與其說這是馬琴爲明哲保身所採取的手段，吾寧相信——特別是在細讀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心路歷程之後——標榜《春秋》並援引《易經》之傾向，絶非文面上之矯飾，乃作者誠摯但悲哀的真性情流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麻生磯次（1955）『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 三省堂

浜田啓介（1993）『近世小説・営為と様式に関する私見』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石川秀巳（1987）「『頼豪阿闍梨怪鼠伝』論――稗史的世界の構造――」『読本研究』1 渓水社

木村三四吾（1998）『滝沢馬琴――人と書翰――』 八木書店

真山青果（2000）『随筆滝沢馬琴』（岩波文庫緑 101）

丹羽謙治（1995）「〈金〉と〈木〉の相剋の物語――『美濃旧衣八丈綺談』――」『日本文学』44-11 日本文学協会

大高洋司（1998）「『開巻驚奇侠客伝』の骨格」《開巻驚奇侠客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岩波書店

清田啓子（1979）「曲亭馬琴の寛政八九年における中国小説志向」『日中語文交渉史論叢』 桜楓社

高木元（1995）『江戸読本の研究――十九世紀小説様式攷――』
ぺりかん社

高田衛（1980）『八犬伝の世界――伝奇ロマンの復権――』
（中公新書 595） 中央公論社

徳田武（1980）「馬琴の稗史七法則と毛声山の「読三国志法」（下）――『侠客伝』に則して「隠微」を論ず――」『文学』48-7
岩波書店

徳田武（1986）「馬琴における〈中国〉――隠微の摂取――」『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31-2 學燈社

徳田武「解説」（2000）『馬琴中編読本集成』11 汲古書院

和漢比較文学会編（1993）『江戸小説と漢文学』
（和漢比較文学叢書 17） 汲古書院

吉野裕子（1995）『日本人の死生観――蛇 転生する祖先神――』
人文書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

早川純三郎編『曲亭遺稿』　国書刊行会　1911

小池藤五郎校訂『南総里見八犬伝』1.2.9.10　岩波書店　1990

『美濃舊衣八丈綺談』（『曲亭馬琴翁叢書』所收）　東京屋　1888

中村璋八校註『五行大義校註』　汲古書院　1984

『滝沢馬琴集』5.6.7（據帝國文庫・續帝國文庫等復刻）

本邦書籍　1989

徳田武譯註『近世説美少年録』1-3　小学館　1999-2001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易經集註』

（寬文三年京都野田庄右衛門刊本）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清康熙五十年跋釣璜軒板）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春秋左氏傳』

（寶曆五年京都中江久四郎刊本）

横山邦治・大高洋司校註『開巻驚奇侠客伝』　岩波書店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